



■ 萧守棉 玉兰红竹图

■ 应诗流荷



■ 韩煜 无题



■ 戴明德 幽

■ 张复兴 西部掠影



■ 柯和根 三峡云雾图



■ 罗步臻 山韵

因心造境

——海上中国画意象八家 ◆ 朱国荣

上海的八位艺术家殊途同归集合在一起,冠以“当代意象画派”的名号。对此,我起先是怀着好奇的心情来观赏他们的作品的。应该说,对于这八位艺术家,我大多数是认识的,而且是相当熟悉的朋友,对他们的作品也是相当熟悉,所以在这之前,我是绝对想不到他们几个会有这样的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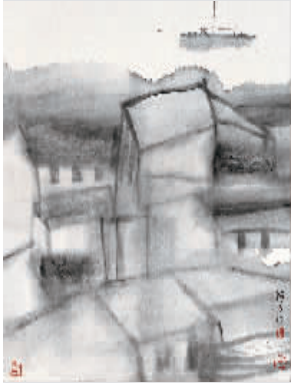
现今分析一下这个阵营,八位艺术家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从具象出发,走向抽象或半抽象,强调的是画家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追求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另一类则是以抽象为主,提供某些形象的联想,追求的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如果合起来说的话,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构筑起一地“似与不似”的界面,在这个界面内还是各画各的画,各走各的

路,就像当年“印象画派”的画家们一样。“审美心理的民族性,形式美感的持久性”,这是叶浅予老先生二十年前谈中国画在新时代里发展时提出的两个重要方面。“上海当代意象八家画展”将意象艺术重新审视,意欲发扬光大,可以说是件好事。只不过艺术家们在今后还需要对“意象”艺术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还需要有持之以恒的决心和毅力。我想,享有“海派”声誉的、正走向国际化现代大都市的上海,是需要有这样那样的各样形式的艺术派别的。该画展于今天在上海图书馆开幕。(作者为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

一个人的二重唱



■ 露浓风荷



■ 烟水苍茫



■ 山映斜阳 (均黄阿忠作)

在一个人的二重唱中,阿忠的油画颇像西洋的铜管乐,鲜丽多彩激越奔放。而他的国画恰似江南丝竹,雨意绵绵流水潺潺,以墨代彩,以简胜繁,把色彩的表现空间压缩到极致,散发着江南民居粉墙黛瓦独有的韵致,温婉含蓄。前者是翡翠冷翠蓝天阳光下的伟男子大卫,后者是烟雨迷离中蜿蜒而去江南女子温润而娇小的背影。

他的油画是叙事的真实的物质的,画面的角角落落充满了讲点故事的热情意味。而他的国画则是抒情的、虚拟的、精神的。它们不像阿忠的油画那么阳光灿烂,却带着一份月光的柔和澄净口吻,不紧不慢地倾诉着阿忠对山川景物的诗性感受,倾诉着他内心深处对美的又一种挚爱。尤其是他笔下那些摇曳生姿的荷花,凌波蹈虚,恰似雾中花水中月,随时都会飞离身后的那张宣纸和真实的世界,飘然而去。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你开展一扇通向意境的柴扉和铺着苔藓的小径。

如果用诗来比喻,阿忠的油画有着西洋十四行诗的华丽气度,而他的国画则更像中国的古典诗词。他的荷花系列是南朝的乐府,清新、清丽、清寂。他的水乡系列是唐人绝句,几根线条,三二墨块,空灵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绝不像时下流行画风中的江南水乡,逼真啰嗦到令人生厌。尤其是经过他心智改造的现代构成,完全摆脱了剑拔弩张的生硬凌厉,不动声色地使水乡融合了古典的诗意和现代的形式。他的山水则是七言律言,结构严谨之中又不失变化的自由和节奏的灵动。

在我看来,阿忠的国画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性。他画荷花画江南画山水,并非无病呻吟。他想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人文关怀,希望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他画中的世界一样美好,更自然因而更人性。因此对于自然,我们要像关爱人类自身一样地关爱它们。二是诗性。他是把国画当作诗来写的。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能让我们生发出诗意和诗情,而且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境。三是灵性。阿忠是个极端聪明的画家,甚至不狡狴当然决无坏心,或者说他是个灵性十足的画家。他的中国画有死功夫作底子,但他不卖弄死功夫。他画得很空灵,举重若轻,身轻如燕,以无招胜有招。你看他画的水乡,完全是灵性的十足流露,一点不吃力还让你喜欢得不忍离去。

毛时安